

Au revoir là-haut

天上再见

— 即便死亡，也不能让我遗忘。 —

[法]皮耶尔·勒迈特 著 杨鹤龄 译



Au revoir là-haut

天上再见

[法] 皮耶尔·勒迈特 著 杨鹤龄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&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上再见 / (法) 勒迈特著 ; 杨鹤龄译. -- 南京 :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2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书名原文: Au revoir là-haut

ISBN 978-7-5399-9249-5

I. ①天… II. ①勒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97171号

Au revoir là-haut by Pierre Lemaitre
Copyright © Editions Albin Michel – Paris 2013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7
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 2017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图字: 10-2016-079号

书 名 天上再见

著 者 (法) 皮耶尔·勒迈特

译 者 杨鹤龄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读客赵思婷 读客周奥扬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5

字 数 354千

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249-5

定 价 5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致帕斯卡利娜

带着浓浓的爱意，献给

我的儿子维克多

愿上帝让我们在天上再见

我亲爱的妻子……

——让·布朗夏尔最后的话

逝世于1914年12月4日

1918年11月

1

那些认为这场战争即将结束的人都早早离开了人世。准确地说，他们是死在了战场上。今年十月，阿尔伯特也听到不少关于停战的传闻，但最初他并不相信。比如：有传闻说德国佬的子弹软弱无力，砸在军装上就像熟透的梨一样，一下就会烂掉，这让法国军队笑翻了天。在过去的四年里，很多人嘲笑德国的子弹，结果却丢掉了性命。

阿尔伯特知道自己不会相信停战这样离奇的传闻。人们越是期望和平，就越是不敢相信，以免之后失望。直至消息日复一日出现，人们才开始逐渐接受。

士兵们同样听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消息，说军队将要遣散在前线驻扎多年的疲惫老兵。最终，当传闻变成可能时，就连那些最悲观的人也有了活下去的希望。这就是没人再对进攻感兴趣的原因。据说，163步兵师试图从默兹省的另一端强行通过。士兵还在谈论这场战争，但阿尔伯特和他的战友认为，继弗朗德勒胜利、里尔解放、奥匈帝国垮台和土耳其投降之后，协约国士兵并不像军官那样疯狂地想要继续进攻。意大利出兵的胜利、图尔战役中的英国人、沙蒂隆战役中的美国人……士兵们觉察到协约国之间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统一战线，他们有了明显的优势，就等着敌人溃败。大家跟阿尔伯特一样期待着战争结束。士兵不再打仗，就只抽抽烟，写写信。

不过，仍有一些人享受着和德国佬最后厮杀的日子。

这正是军官和士兵的区别，阿尔伯特心想，没什么好稀奇的，军队高层想占领尽可能多的土地，无非是想在以后的谈判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。他们明确告诉士兵，只要再攻占30米，战争结果就会完全改变。今天的死亡比昨天的死亡更有价值。

奥尔奈·普拉代勒中尉正是这样的军官。所有人都以他的姓普拉代勒称呼他，这是一个贵族的姓。如果直呼他的名字他会生气。但不用担心，他以名誉担保，永远不会表露自己的怒气。他可不是普通人，他是有教养的。阿尔伯特不喜欢他。中尉十分英俊，身材修长，风度翩翩；深棕色的卷发，高鼻梁，两片柔软的薄嘴唇像画出来的一样，还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。划船和打网球显然造就了他的好身材。

不过阿尔伯特认为中尉很丑陋。他们之间不太友好。中尉是个毛躁不稳重的小伙子，总控制不住自己，要么急匆匆，要么慢吞吞，十分极端，没有合理的节奏。他走路时肩膀前倾，好像在推动家具。突然出现，猛地坐你身边，就是他一贯的节奏。他是个有教养的人，举止像个贵族，但有时候也非常粗鲁，这样的混合体显得很奇怪。战争塑造了他不同的两面，让他在战场上如鱼得水。

阿尔伯特最不喜欢普拉代勒身上的毛发。中尉全身上下都黑乎乎的，连手指头上都有许多毛，一绺绺毛发从领口露出来，喉结处也有。不打仗的时候，普拉代勒一天刮好几次，以免让别人不适。当然，不乏女人被普拉代勒的毛发吸引，她们认为那很有男人味，是成熟男人的表现。不过，塞西尔并不这样想。就算没有塞西尔，阿尔伯特对普拉代勒中尉也没有一丝好感。

阿尔伯特不信任中尉。他攻击性太强，乐趣就是打败别人。

普拉代勒沮丧了很久，停战的传闻让他的心情跌到了谷底，爱国精

神也荡然无存，可以说战争结束这件事本身杀死了普拉代勒中尉。

当走进战壕对士兵讲话时，他发现自己是在浪费热情，每说到要用最后一击消灭敌人，几乎只听得到含糊不清的回答，士兵们无精打采地垂着头，朝向军鞋，畏畏缩缩地点头附和。这不仅仅是怕死，而且死亡就在面前。先死后死都一样，这太可笑了。

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了，阿尔伯特想。

可这是无法避免的。

在等待停战的这些日子里，本来还算平静，但是突然间一切发生转变。上级下达命令，要求到更靠近德国佬的地方去勘察敌情。将军可不认为德军会和法国军队一样，也在期待战争结束。但这阻止不了前去一探究竟的想法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。

为了完成侦察的任务，普拉代勒中尉派出了路易·泰里奥和加斯东·格里索利，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派这一老一少两个人，大概是勇猛和经验的组合。可是没什么用，他们没能在任务中活过半个小时。正常情况下，他们不可能走太远。因为什么也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应该沿着东北路线行进两百米，剪断那里的铁丝网，接着再匍匐前进到达第二排刺铁丝网，仔细侦察，然后回来通告一切都好。他们似乎并不担心这样靠近敌军。近日以来，即便被发现，德国佬也不会理他们，最后只会让他们回去。这趟侦察，无非是一种消遣。

只不过，当他们尽可能猫着腰继续靠近时，突然传来三声枪响，然后，一切都安静了。对于敌军来说，问题解决了。所有人都试着探出头去看，但他们已经走到北边去了，根本不知道尸体倒在哪儿。

阿尔伯特周围的人都愣住了。紧接着是几声怒吼。

浑蛋！德国佬太残忍了，太卑鄙了！野蛮人，那可是一老一少两条人命！

这并不能改变什么。但是，所有人都认为德国佬不满足于只杀死两个法国兵，杀了他们就是象征。总之，所有人都愤怒了。

炮兵很快得知他们已经阵亡，紧接着从后方向德军投射出了75式炮弹。

德国人立刻回击。就和连锁反应一样。

法国无需多少时间就能召集士兵。他们立刻报复了这群蠢货。

这一天是1918年11月2日。士兵们不知道，十天后的战争就结束了。

在亡灵节这一天发起进攻，是对死去的人极度不尊重……阿尔伯特思考着。

士兵们再次装备起来，准备爬出壕沟，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。所有的小伙子，一个挨一个，都像拉满了弦的弓一样，费劲地咽着口水。阿尔伯特在第三方阵，在贝里和年轻的佩里顾后面。佩里顾转过身来，观察每个人是否都准备就绪。眼神相交，佩里顾对阿尔伯特笑了笑，露出孩子般调皮的笑容，就像打算恶作剧一样。阿尔伯特试图回应，却没能笑出来，然后佩里顾就转了回去。士兵们蓄势待发，等待着进攻的口令。德国佬的行为引起了法国士兵的不满，每个人都等待着发泄自己的愤怒。在他们上方，炮弹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划过天空。大地震颤，即使在战壕里也能感觉到。

阿尔伯特从上方看见了贝里的肩膀。普拉代勒中尉爬出壕沟，到达哨兵区，仔细观察着敌军。阿尔伯特又回到了自己的队伍里。炮弹的爆炸声轰鸣，接连而来的哨声尖锐刺耳，让人从头到脚都震颤着。他根本不可能集中精神思考到底是什么让他这样心神不宁。

试想一下，那是怎样一种情境！

士兵正在等待进攻的口令。因此，要观察阿尔伯特，现在正是

时候。

阿尔伯特·马亚尔，一个瘦瘦的小伙子，性格软弱，不引人注目。他话很少，但数学很好。在战争之前，他是巴黎联合银行分行的一名出纳。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，待在那儿是因为他母亲。马亚尔夫人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她也喜欢那些有权势的人。阿尔伯特，银行的头儿，天哪，她立马兴奋，开始幻想，她相信，以阿尔伯特的智慧，他很快就能爬上显要的位置。她这种对权力强烈的渴望遗传自父亲。她父亲是邮电部邮政总局副主任助理，他认为工作部门里的等级之分，就和宇宙万物一样合理。毫不意外，马亚尔夫人对所有的长官都抱有好感，并丝毫不在意他们的才能和出身。她保存着克里蒙梭、莫拉、普安卡雷、饶勒斯、若弗尔和白里安的照片。她的丈夫是卢浮宫稽查队的一名长官。自从丈夫去世，她总是对大人物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情感。

阿尔伯特工作虽然不积极，但表现尚可。这对他母亲来说，也还算不错。但他一直有自己的打算。他想要离开这里，去越南北圻地区，虽然不知道具体地方，可这是他想要的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辞去会计职位，做其他事情。但是，阿尔伯特不是一个做事果断的人，做什么事都要花上很长时间。然而，有塞西尔的时候，他一下就有了激情。塞西尔的眼睛、嘴巴和笑容，当然，还有塞西尔那丰满的胸部和翘臀，这些都吸引着他。

在我们看来，一米七六的阿尔伯特·马亚尔看上去并不高，但在他那个年代，这已经不错了。过去，女人们会时不时打量他，尤其是塞西尔。其实，阿尔伯特也注意到了塞西尔。很快，塞西尔就发现阿尔伯特一直在给她递眼神。她回应了他。他有一张看了会让人痴醉的脸孔，鬓角处有一道在索姆河战役中被子弹击中后留下的伤痕。阿尔

伯特很害怕战争，但他并没有在那场战争中受到伤害，只留下了一道括号形状的伤疤，然而这却十分引人注目，因为看起来很气派。塞西尔胡思乱想着，脸上洋溢着快乐。在得到阿尔伯特的许可后，她用食指抚摸着那道伤疤，只是，这些并没有改变阿尔伯特的精神状态。小时候，阿尔伯特的脸小小的，圆圆的，脸色苍白。他的眼皮肿胀，看上去就像巴黎嘉年华里忧伤的小丑皮埃罗。马亚尔夫人把红肉都给阿尔伯特吃，告诉他正是因为血色太差他才这么白。阿尔伯特向母亲解释了很多遍，可都没有用。母亲可不是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，她甚至在信件中也会经常提起好多年前的事，这真让阿尔伯特受不了。阿尔伯特在战争一开始就应募参军了，当马亚尔夫人知道这个消息时，气愤不已，对着他大吵大闹。她是个感情丰富、性格外向的女人，很难弄明白她究竟是害怕还是在演戏。她大声地喊叫，看上去绝望极了，可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她对战争有着传统的想法，很快就说服自己——以阿尔伯特的“聪明才智”，很快就会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爬上高位。她仿佛看到阿尔伯特冲在最前面，杀向敌人。她认为他应该成为英雄，而且马上就会当上军官、上尉、少校，甚至是将军，这些人都是战争中涌现的。当然，阿尔伯特并没有理睬，只是收拾着自己的行李。

相反，和塞西尔在一起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战争并没有让他泄气。首先，这是一种爱国行为（阿尔伯特也感到惊讶，他从来都没有想要说出这样的一个词），其次，这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，战争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。

阿尔伯特对停战有那么一点儿疑虑。塞西尔和马亚尔夫人的看法却有些相似，她们坚定地认为战争不会持续太久。阿尔伯特信任她。无论塞西尔说什么，用她的手，用她的嘴，用所有这一切来表达，对

阿尔伯特来说都无关紧要。阿尔伯特心里想，如果没有经历战争就不可能知道它到底是怎样的。大家都认为塞西尔只是个漂亮的女孩，除此之外没别的了。可阿尔伯特不这样想。她皮肤的每一个毛孔都由一个特别的分子组成，而且身体还散发着一股特别的香味。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，这很普通，可对阿尔伯特来说，那双大眼睛是让他陷入爱情深渊的入口。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阿尔伯特，想象你和她嘴唇相碰时的样子。他吻过好多遍塞西尔那热情温暖的嘴唇，这样的吻总让他收紧小腹，兴奋不已。他能感觉到她的唾液在他身体里流动着，撩拨起他的情欲。阿尔伯特一直被这样的情欲折磨着。她是那么神奇，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塞西尔而已……因此，她能在战争中活下来，军队也会打胜仗。

现在，他显然不这么认为。战争只不过是一场与子弹的豪赌，想要在这场赌博中幸存下来，而且多活四年，这近乎奇迹。

说真的，在战争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被活埋，可真是倒霉。

而这确实是正在发生的事。

活埋，矮小的阿尔伯特。

用他母亲的话说，阿尔伯特运气不太好。

普拉代勒中尉调转头回到队伍里，站在一旁看着第一排左右两边的士兵，他们也一直注视着他。在士兵眼里，他和上帝一样。接着，他点点头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
几分钟后，阿尔伯特弯着腰向前跑，周围的一切是世界末日的景象，头顶呼啸而过的炮弹要把他淹没了。他用尽全力握着枪，脚步沉重，肩膀缩着，头放得很低。由于这几天下了很多场雨，脚下的泥土变得黏糊糊的。在他旁边，一些士兵为了鼓起勇气并保持兴奋状态，疯狂地叫喊着。另外一些士兵则和阿尔伯特一样，喉咙发干，专注紧张地向

前行进着。所有人都冲向敌方，他们用愤怒武装自己，渴望给予敌人打击。事实上，这也许就是停战传闻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他们都遭受着这样的折磨：那么多战友死去，同样多的敌人却还活着。他们想要一次性解决所有敌人。无论是谁，士兵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杀死。

因为恐惧死亡，所以连阿尔伯特都选择直接杀死最先朝他冲过来的敌人。然而，这很难做到。他决定改道往右边跑。最初，他一直遵循着普拉代勒中尉指挥的路线前进，可子弹、炮弹乱飞，士兵们只好成“之”字形向前冲。阿尔伯特前面的佩里顾被子弹打中，几乎倒在他的双脚上，阿尔伯特只得从他身上跳过去。他失去平衡，向前冲出去好几米，摔倒在格里索利的身体上。他的死令人惊讶，也成了最后进攻的导火索。

尽管阿尔伯特听到子弹的嗖嗖声，但看着格里索利平躺在那儿时，他一下就停了下来。

阿尔伯特认出了那件军衣，因为衣服上总是别着一个小玩意儿。格里索利时常说：“红色的，这是一枚荣誉勋章。”格里索利不是个头脑灵活的人，也不是过分讲究的人，但却很勇敢，所有人都喜欢他。眼前这个人毫无疑问就是他。他的头栽在泥浆里，看上去好像是卧躺着，身上一团糟。就在他旁边，阿尔伯特发现了年轻的路易·泰里奥，他身体的一部分也埋在泥浆里，蜷缩成一团，就像胎儿还在母亲肚子里一样。

如此年轻就死了。如此触目惊心。

阿尔伯特不知道怎么做才好，出于直觉，他抓住年纪大的格里索利，推了推他的肩膀，尸体翻了过去，趴在地上。对阿尔伯特来说，他需要好几秒才能认清这个事实。然后，他一下子明白了：当冲向敌

人的时候，背部是不可能中两枪的。

他跨过尸体，挪动了几步，身体压得很低。很难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，因为就算是弯下腰，也和直着腰一样容易被子弹击中，但这是一种条件反射，以降低自己被击中的可能性，就像在战场上，士兵因为害怕死亡，所以头都埋得很低。路易的尸体就这样摆在阿尔伯特面前。年轻的路易双手握紧，拳头靠在嘴边。在这样的年纪死去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他才二十二岁。阿尔伯特看不到沾满泥浆的脸，只看到他的背。背部中了一枪。加上格里索利背上的两枪，这就是之前听到的那三声枪响。

阿尔伯特重新爬起来，仍然对眼前的一切感到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停战前的那些日子，士兵不再急着攻击德军。两个士兵背部中枪的时候普拉代勒在哪儿呢？

天哪……

阿尔伯特惊讶得目瞪口呆。他转过头，普拉代勒中尉就在几米开外，正朝他的方向冲过来。即便带着装备，中尉仍跑得很快。

他的动作很果断，头直直地对着前方。阿尔伯特十分清楚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特别是中尉那明亮坚定毫不躲闪的眼神。现在一切都明白了。

就是这个时候，阿尔伯特知道了自己马上就会死。

他尝试着动了动，但头和脚都无法移动。这一切来得太快。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，这和阿尔伯特慢吞吞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普拉代勒跑了三步便撞上了阿尔伯特。在他旁边有一个炸开的大洞，一个弹坑。普拉代勒中尉的肩膀撞上了他的胸口，这让他完全无法呼吸。阿尔伯特脚下一滑，本能地想要保持平衡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往后一倒，掉到了洞里。